堅瓠集

堅瓠廣集卷之三目錄

堅瓠廣集卷之三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六經三傳之失

家語云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淮南子云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穀梁序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

誣穀粱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隱說

楮記室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夸狄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跡混俗不異衆人如

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西川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觀白樂天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住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長沙劉粲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友善並以高潔著名後粲應桓冲聘二劉非之粲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二劉無以難之而槩亦名譽減半矣

食物餪女

邵氏聞見錄嫁女後送食曰餪女宋景文納子婦其父饋食移書云以食物暖女公曰暖字錯用從食從而從大其子退檢字書餪字注女嫁三日餉食爲餪女

萬壽寺

伍寄菴耳剽集載萬壽寺藥龙和尚建船坊十數間直通僧室聚徒三十餘皆美少年以賣藥爲由婦女無子者多托疾求治與諸僧通致富鉅萬嘉靖間御史舒汀將建爲長洲縣學令推官陳一德率衆燬之而門役豫露其事一德亟馳封鎖船坊以卒百人守之有數婦驚惶登舟欲出不得

僧以白金二千而托門役賂陳乃縱婦去
後舒公知其事而劾之一德罷官

倭患

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嘉靖壬子忽有
倭寇據上海之柘林爲巢穴遣衆四出癸
丑至蘇嘯聚甫里郡守林懋舉束手無策
或以月空和尚知兵薦遂令率僧兵二百
人禦倭豫備軍餉火器置婁門外接待寺

樾舉艤舟而何亡何兵敗賊遂長驅而來吏請舉火樾舉不可望風先遁方解維而賊已入寺見積聚爭取之而樾舉得脫歸賊至城下放火刼掠凡六晝夜居民被殺者無筭時甲寅六月十二日也財帛婦女滿載四十餘艘沿繞城河鼓吹而行撫按官兵登城樓觀望而已獨蘇州府同知潞安任復菴環躬甲胄率民兵策馬力戰遇

于橫塘而軍門令牌收兵一日三至任公憤憤而回時吳江水兵布列湖中賊委輜重以餌之得以乘間逸去懋與懼潛以黃金二千兩託教授陰鳳麟餽趙文華得弥縫其事環治兵日夜暴露草野中與士卒同寢食士樂爲死屢敗倭斬獲甚衆以僉事備兵太倉又進副使賜金綺子世蔭丁母憂起復倭平乞終制報可陞參政卒

張丐兒

倭變錄丐者張二莫知所自出善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蹻捷善走死地嘉靖甲寅倭亂應募方太守令詗賊戲挾利器泅水遇賊舟鑿其底沉之又時入倭巢偵其情形斬倭首以獻太守須銀牌犒之不受犒之以酒則受賊平論功應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却之惟願乞食夜則卧嶽廟中嬉

嬉無愁色竟莫解其誰何人也夫出萬死之中排大難成太事而長嘯謝富貴弗居豈東海貧兒中亦有魯連先生其人耶

海人

楮記室載海商言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頗小登舟而坐戒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沉於水否則大風翻舟又代醉編載海人鬚眉皆具特手指相連畧如鳧爪而

域曾捕得之進於國王不言不笑王以爲不可狎而縱之於海其人轉盻視人合掌低頭如叩謝狀繼又鼓掌大笑放步踏波而去元時又有一人泛海忽見一稚子自水中出坐於船頭舟人不敢驚良久入水而去又金時龍見於燕京舊店濼手托一嬰兒如少年中官狀紅袍玉帶略無怖畏之容經三時始沒由此觀之水中亦

自有人類但幽冥相隔不可相知耳觀溫太真牛渚燃犀事可見

海女

松漠紀聞載嗚蘭達地有人於海中獲一女子口不能言與之飲輒飲與之食輒食久乃爲人役使其見神像亦知拜伏身上有皮下垂宛如衣服被於四肢但着體而生不可脫卸耳

牝狸佑忠

關西故實載鴈門關外有蘇武廟其大曾則今陝西鎮番衛當其嚙雪吞氈之日子卿厭厭待斃天哀其忠貞遣牝狸與之作伴日則覓食哺之賴以不死武感其義遂與爲偶因生一子李陵致書云足下胤子無恙卽狸之所生也並無胡婦生子事後還中國妻已去惟漢武求其後人不可得

遣人入胡迎嗣子歸朝廢之以官得以繼
續使此事果眞則牝狸之功莫大焉

昭君非眞

筱陽雜識單于求娶昭君漢成帝吝而不
與取宮人近似其貌者以往單于寵之後
成帝欲殺毛延壽延壽逃出關單于用之
予以近職後侍宴昭君出幕行酒延壽進
言曰此昭君非眞漢帝嘗令臣圖其容顏

間有一紅痣今則無之其僞顯然今何不勒兵前去必欲得眞昭君其美更勝於此單于大怒罵漢人欺我若此立將假昭君賜死使延壽圖形入漢必欲得眞者始和親退師漢王無計乃出眞昭君容華固稱絕代也昭君入胡之後不肯爲婚單于逼之遂自經死故胡地多白草而昭君墓草獨青則一心不肯背漢昭君眞千古之烈

女荆公乃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不亦寃哉

○王昭君塚在今山西大同府

牛金失考

晉宣帝因以牛繼馬之讖深忌牛姓者乃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宣帝先飲其佳者而以鴆酒毒死其將牛金迨恭王妃夏侯氏私通小吏牛某生元帝非牛金也通鑑後考誤書牛金遂成千古之枉

敘齒

聽雨紀談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居鄉亦皆謙退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敘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彈園雜志云前輩

居鄉惟以齒德相讓而後稍凌夷始重爵位矣申少師瑤泉致政歸拜少湖王先生敬臣投刺稱晚生此古大臣折節高風今世希覯者也

金陵陳遇

明高皇定鼎金陵首召元儒備顧問以泰元之薦召見金陵陳中行遇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三幸其第與官輙辭不就除

禮部尚書者再遇固辭乃不復強之以職然數諭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入侍遇叩頭以子幼辭㮕淳默恬退始終如一年七十有二卒人稱為靜誠先生

元儒不受明職

孫退谷承澤益智錄元儒受事而不受職者如楊維楨汪克寬趙汸等聘修元史史成不受職而去又沈夢麟為元武康令入

明五主閩浙鄉試又同會試滕克恭爲元學士入明主河南鄉試皆不受職以舊銜從事沈壽九十三滕壽百有十歲尤異也

萬安貪財

耳剽集載眉山萬閣老罷歸任省城專一請託或問安何不歸故鄉答曰我在内閣止有銀十八萬倍足二十萬便回也由後時相君觀之萬安可謂廉吏也矣

啜茶之始

五經無茶字或曰詛謂茶苦茶即茶也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减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爲飲茶之証及閱趙飛燕别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我坐命進茶左右奏

帝曰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則西漢時已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書手門子

輟耕錄世稱鄉胥爲書手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塩鐵院書手葢唐時已有此名今侍官府之美童曰門子道山清話載都下有一賣藥翁自言少爲尚書省門子葢宋

時已有此名書手門子之名其來久矣

皇陵懸牌

中都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及成皇陵四門懸金字牌各一其文云民間先世如有墳墓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不許把門官軍刁蹬如違以違制論此

大聖至公至仁之心周文王不得專美矣

禁放砲

耳剽集載明制朝廷每端午日迎毋后幸內治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萬曆丙戌砲聲無間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砲神宗止之云醜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神宗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

包孝廉

北墅手述順治辛卯浙闈中錢塘包棨年踰不惑長不滿三尺宛然稚子也撤棘主司見之詢諸人曰其貌不揚不知其何修得此有知之者曰此天報之也　王師破紹興時莪証紳衿三十餘家叛逆密揭貝勒貝勒緘發撫軍張存仁揭偶墮地棨爲記室拾而火之張問棨棨曰火之矣張大

鷙桀請自解貝勒請死桀又自作解文言童子包桀不識字誤焚支書請治罪貝勒見其面收帽縮以為果小孩也笑作國語譯者曰果孩子餓了罷竟放歸三十餘家得以保全不究咸桀之陰德所致也

張夫子

客窓涉筆明崇禎初永平兵備道張春陝西孝廉也我師攻城春出戰力屈被執見

太宗皇帝不屈衆欲殺之　上不欲偕至
闕廷高其忠義命旂下從張公學公亦不
辭教以道義咸敬事之稱張夫子坐必南
向終不薙髮　上曲從之語臣下曰眞忠
義人也嘗學之及卒　上深歎息旂下學
者以楮奠之日不敢有汚清德定鼎後
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語侍臣曰卿等昔
日亦知有張夫子乎南國有此一人乃無

有識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

人大蘿蔔

兆壂手述崇禎時錢塘花村范老人生平誠信無誑語偶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蘿蔔聞者笑之范自咎言之無徵積悔成疾其子日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鋤地忽得一人大蘿蔔鬚長尺餘莖帶亦拱把兩人肩荷徧走示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頂上千拜

正德中河南按察使雍亭朱恩與劉瑾有舊事瑾極恭凡拜帖寫頂上趨陞至南京禮部尚書按暹羅國凡臣下見其君先捫其足者三復自捫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恩取諸此又彈園雜志載嘉靖中一進士謁諸相國刺云眇眇小學生某人頓首千拜先見貴溪膝行而前貴溪怒叱出之次見

分宜分宜喜曰後生輩嘗如是遂引入幕
爲乾兒又宋朱浚諂事賈似道每劄子必
書浚萬拜小人無耻一至於此

譏不肖子

野記載一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
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游都城需銀費用
即荅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
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

爲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
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
繼晷者非爲身謀正爲門戸計且異日恩
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
事娘子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絕倒

朋友治妬

菽園雜記載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
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

過橋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擲案作怒而起以一搽樸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陳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汝而置妾汝復聞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妬亦少衰生中書舍人咺陳公一怒之力也妬婦之見於紀載者多矣朋友治妬真新聞也

徙處五溪

劉禹錫曲江序云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處五不毛溪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一夫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

煉石補天

禍石剩談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漏人多置疑乎見道家祈雨有斬虹之事念咒作法麾劍於下而虹即斷於天則此則知女媧非親升天隙以石補之也觀煉字之義想以火煉石於下而天遂合隙於上即如斬虹又或如救護日食月食之說歟即此而觀則古之奇跡亦皆常理又何異焉

鬱火燒棺

耳剽集載凡酒皆火而燒酒之害尤烈正德乙亥吳江知縣周秀卿偉尤所耽嗜終日昏瞀行事顚倒可笑人目之曰周燒酒踰年病卒其父移柩至葑門設奠焚楮錢灰飛著棺棺中火遂大發亟救乃熄而其屍已燼矣蓋酒毒鬱蒸於柩中偶得火氣內外相應便爲焰發也

孝經問題

褚記室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學生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昭韋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没而又何以鯉趨而過庭爾多士其詳言之

夬聾鎮怪

太平清話浯溪旁舊有神怪宋熙寧中永州判官柳應辰維舟巖下僧以有怪告之夜半怪果登舟伸手入窓應辰書一夬字叱而揮之詰朝登岸索之夬字綴於崖上知石爲怪也旣而解維放舟僧追告以溪山震響應辰書一聾字與鎮之其怪遂泯石刻碑字存焉

歐陽紹

廣異記唐歐陽紹雷州郡將所居有池常能爲怪紹决其水雷電大起雷神持兵相向紹與力戰衣體俱焦賈勇愈倍神負而隱池水盡涸見一無首之蛇斫刺不傷鎔鐵灌之方死人號歐陽爲忽雷

鶴山蝦蟇

楮記室魏鶴山爲參政一日留客第中自

入內忽有兩丫鬟秉燭出迎云叅政有請史敎授隨入衆客怪之有頃鶴山出不見史君衆以招入爲對鶴山驚曰安有此令左右徧尋見史在塘中半身沒水扶上衆蘇問其故則曰丫鬟引至一大屋見綠衣人指小女與汝爲妻今夕成禮不知身在水中次日令戽乾塘有一蝦蟆大如斗小者四五而已

村社判官

耳新嘉靖中南京朱某妻顧氏每夜有巨人來共寢日漸羸憊人語婦曰取其佩戴之物可知何怪矣婦候與交時拔其頭上一物藏於席下明旦視之乃紗帽翅也朱尋至土地廟見判官失左翅具報兵馬司問判官杖罪一百撲像中衢撞而碎之血水流出陸儼山肄業南雍親見之者

石中涵水

耳譚載世廟末涿州樓桑廟傍農人王某場間石磙傳自上世有賈人過視許以十金王疑不與既去兄弟以失價相訴斧破之中容涵水一盂而已清冽異常不省所用置之神堂婢竊飲之數日膚潤面腴髮黑如漆通知未來事其姑家相距百里曰姑家火發已及奥堂又曰家牛生犢毋子

嘗彿語已而果然聲聞於外遠近塡門部使者表聞中使下迎姆忽不見

梁閒老叟

怪山談錄崇禎中慈仁寺僧坐毘盧閣下聞程間有人語漸譁躡梯闚之有男女數人長止尺許一老叟出謂僧曰吾輩本居深山思覩帝里之勝擕家而來暫棲於此師毋見廹不久當去師勿露必有以報也

居數日僧復開講如前又問之叟曰吾歸矣師可俟我於郭外某處僧如言候之不見倦臥於道左覺而探懷中得千錢焉昔金之將南遷也有狐舞於宣華殿元將亾狐從端明殿出此殆其類乎

雞妖

綏寇紀畧載崇禎丁丑京師宣武門外斜街民家白雞羽毛鮮潔喙距純赤重四十

觔慈溪應孝廉廷吉見之愀然曰此鷙也所見之處國亡又耳剽集載嘉靖五年十月長垣王憲家鷄抱卵內成人形五官皆具弘治甲子崇明顧氏雞卵有獼猴尤異

蟲妖

綏寇紀畧神廟好用商人採辦每進黃封御箱內有八寶嵌成蝦蟇蚱蜢等物箱開則藏機發跳躍滿地上大笑賞賚不貲

討錢名目

楮記室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水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叅曰拜見錢令謂之見面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

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門齋發錢論訴曰公事錢到任始要錢曰開手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爲何事也

邪不干正

菽園雜記吳中有鬼善淫俗名上方五聖凡懷春之女多被污之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爲盜致吾崑貢義民家一女將被污

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有以也

避禍難迷

綠雪亭雜言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有愛妾攜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妾懲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

蔭子納之後寧庶人于紀李坐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已

判斬妖尼

楮記室彭節齋爲江西經畧使有人招一尼教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有人教以豬脂油塗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再舐陽物頓出彭判是爲妖物奏聞斬之

泥像生癰

夷堅志建寧府建陽縣寳山乃南唐忠懿王行宮香火甚盛士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從者未得其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塑其貌婦不之知後偶患腦瘡百藥不效偶一醫者曰寳山有一宮娥狀貌宛如判閣今為雨漏濕像之首不曾修整富家異其言亟遣人往

視之果然卽命匠者修治之癖遂愈

徽欽嚐茶

稽記室載徽欽二帝北狩至一寺有石金剛二一胡僧出入其中問徽欽二帝何來欽宗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味甚香美茶畢而退帝再索之則僧皆不出入視之惟無一人止竹門一小室有石刻胡僧及二童子宛然似獻茶者

羊狗腸絃

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絃聲甚悽楚柴挑軒繼綴載杭州貧人婦女日夜從羊腸作彈絮弦售人蓋出乎狗腸俱勁韌可用耳

个華花

朴隣[illegible]載府大業中元璘幾爲過海使風飄一洲名曰滄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

水若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多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令人但知目銅掌承露爲金莖

高駢鑿海

北夢瑣言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高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水中因奏以開鑿海道之利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啗以厚利竟去其石民至今賴之

呪狀元

朱平涵集載雲間張狀元以誠宦京師其家僕暴隣里里人不堪赴京訴於張君一心知里人之冤而撓禁僕父兄語其人曰汝回家只管呪呪殺了張狀元他何處倚勢耶不數年君一纍卒又聞見巵言載餘姚韓狀元應龍欺佔鄉産勢不能抗邑有江西堪輿人善厭魅術其鄰許以百金給

壇燒符念呪七日夜將桃木七寸刻作人形書其生辰甲子植地上每夜念呪畢敲木人下地一寸至第七夜桃人沒地時尊在京徤旺無疾晚與夫人對酌戲觸其怒夫人將汝花面恐行爪破血痕如珠簾寘布次早不能上朝是夜縊死後數日聞訃鄉人大喜毀輿者取金而去故鄉紳當自好偶見一書所載錄之以為戒焉

上天取仙桃

耳譚載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婦擊金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與其夫將所負繩拋之繩直立如木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門灼擁簇繩與門接其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皆徧食之甘美異於常桃久之忽聞天上作詛訴聲忽擲其夫之首足肢體

片叚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大哭曰殞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爲犬狗所傷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本不敢仇怨但求拾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大驚醵金一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篠籃囑肢體曰可起矣肢體應聲曰錢足否婦曰足其夫忽起收拾其繩畢仍負之而去人皆絕倒王行甫所親見者

金優

海塩有優童金鳳少以色幸於分宜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金既色衰食貧里居比東樓敗王鳳洲鳴鳳記行而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以其熟習舉動酷肖復名噪一時向日之恩情置勿問也

朱雪

見只編載王荊石相國爲南祭酒范屏麓

太史過王語良久欲別王曰幸少坐小女聞今日當雨朱雪果爾當煩作韻語紀異否則共以一笑解之屏麓皆謂必妄食頃須臾作雪他處皆白惟庭中色若臙脂和雲母照耀人面暈若桃花屏麓詠詩紀異中有少女風前吹絲絡太史庭下布丹砂之句此曇陽事也王弇州有曇陽傳不及此事

保定名捕

見只編叢金壇王伯弢萬曆丙午計偕至德州見道旁捕快與州解相與問之云放馬賊盡劫上供銀追之則死賊箭不追則死官刑各相向呼天泣然賊馬塵起尤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二騎從北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諸捕控名捕馬問從何來名捕言進香泰山耳然名捕病

甚俯首鞍上其妻一短小婦人以皂帕弊
面手抱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
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
婦搖手對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媳婦令
目不出手祇會火炕上搏老公平婦面發
赤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韡
捩臂拋刀長三尺許光若鏡夫言將我箭
去妻曰吾彈故自勝箭言未訖身已在馬

上涎麾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
賊騎婦大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
官銀故來相索宜急置無嘗我刃也賊言
丈夫亞平牝豬敢爾賊發五矢射婦婦以
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
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
人三人懼稍却婦曰急置銀舁兩尸去俱
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尸縛

馬上而逸俟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若常善刀藏之下馬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徒縱此三處要是裙釵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

燕玉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杜少陵詩侯老須燕玉留青日札燕玉謂燕趙美婦人如玉也此言云思得暖玉之杯也

男子雙名

盤盤 扶南國王見梁書

赫連勃勃 夏主

乞藏遮遮 吐蕃將

殷七七 名文祥唐人能頃刻開花

羅黑黑 唐太宗琵琶客

精精 空空 俱劍客

陶八八 遇異人爲負販所

燕八八

李懷光外孫

紇孩孩 唐樂工

尚婢婢 吐蕃節度使

仲小小 唐乾寧中人

僕僕 開元時人東城有贅

蘇飛飛 見酉陽

和和 寧僧

尚陸陸 長慶騎若官累人

落落 李克用見梁祖傳

許朋朋 見張天覺詩

陳豆豆 元祐時人

張無無 見夷堅志

時春春時往往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佘
元元王斤斤俱南宋殿前俱泰人散散巘巘馬馬俱元
㙛同同元平章咬咬元恒咨吟定定元中丞雪雪元人
吳開開元真人吳借借元人代辭編記馮存存元八山
脫脫元丞析順王居敬又元末遺孽明太宗封忠王居敬又世宗時爲太子諭
保保元太傅趙閒閒銘承文學士張斧斧三郎中裴陳
鷹鷹洪喜喜史浩浩見名臣奏議唐瞿瞿名賢泰
鈕闔古古名爾梅徐州孝廉佘生生名[illegible]鄱人

美人雙名

雙名美人備錄于左 娟娟(楚國津吏女) 漢 寵寵(宋起)

邯鄲施施(漢宣帝女館陶公主) 紫紫(古有婦化為狐) 後羅羅 昔

青(隋宮美人) 亭亭(廬江王疑妓) 蘇簡簡(和小小錢塘妓) 羅羅

愛愛(隋妓能詩) 楊愛愛(錢塘妓) 崔鶯鶯(唐美人) 李鶯

鶯(與張浩私通者) 范鶯鶯 范燕燕(俱郎女) 十燕燕(張祜)

妾 張燕燕(京師明妓) 真真(畫屏美人) 沈真真(唐鄭妓將賜)

鄭還古(韓籍) 謝真真(與韓員通者) 班真真(元名妓) 趙真真

元馮燕子妻又元妓高妹妹唐高彥昭女七歲乳難德宗試曰咏鬟鬟

唐武氏妓小小王縉妓薛瓊瓊開元中宮近馬瓔瓔宋妓

朝妻關盼盼張建封妾費盼盼宋妓黃山谷贈詩者于盼盼

元名妓張好好杜牧之所狎妓謝好好元楨所狎妓張紅

紅韋青姬號記曲娘子青青翟婢素卿卿唐妓油蔚別號卿卿有

呉盈盈與于山善者又錫城官妓達盈盈天寶中貴人妾李

當當唐名妓又元妓和當當元名妓灼灼錦城妓香香

秦州妓寵寵宋虞部妓美美唐劉士女七七李汧公妾英英

陽師皇烟又張寞鄭烟又元順赤才人名起秋芳華以居之王英英唐楚

州妓阜英英唐妓名曹保保鄭翠翠王蘇蘇王

蓮蓮張佳佳俱唐名妓見北里志李端端唐妓名錢端

端兒朱錢齋之妾令琴志寄寄李商隱姪女李童童唐妓名

翹翹劉諷所見仙偶又朱理宗宮人沈翹翹唐文宗宮人即吳元濟妓

東東唐妓名石醋醋女摺花轉轉韓定辭歌少星星

唐進士客曙女吳倩倩唐妓未皎皎山阿名妓咬收白杏楚

楚崖崖古美人天都載兒鳳鳳南唐張必所適流衣娼滔滔

朱宣仁太厗小名 豔豔 朱新才仕妻書匣 趙鸞 作依晉房詩

啄溷超超家溫東鄒監旋文者次 李師師宋孫徽宗全者許

冬冬沈作小官妓見毛惜惜宋言惜鄭妓榮妓全次

羅惜惜張孝子李惜惜明湖景幸妓皇帝宋門鑰妓

判趙妻 丁憐憐成都湖州城 江憐憐元妓媱媱

孫宗歌妓 馬娉娉嫂娘唐賈嬙嬙元妓妻關關錦

通貫侍福福賈娉娉女 吳慶慶宋孝宗大八 唐安安

召入宋禁中宗內人嘗安安 同元余忠宣公子女瑚瑚

緡雲朱孫妾見今學志　田田　錢錢俱辛稼軒妾　翠翠古美人
李翠翠明金陵妓能詩　薛翠翠明京師妓　陳柔柔宋歐陽夢
桂妾鄭所南有傳　荆堅堅　李心心　于心心　馮六六
顧山山　孫秀秀　劉關關　郝道道　劉區區　劉
寶寶俱元名妓見青樓集　田娟娟末元衍所湛　薛素素明京
師妓人稱薛載書見甲乙乘言　柳依依明揚州妓　景翩翩字三昧建
昌妓能詩　徐翩翩明南京妓見金陵瑣事　楊朵朵元吳中妓能詩
予予名小青　陳予予明末金閶妓陸雲士有傳　劉宛宛　楊

娟娟孫眞眞燕妓
鄱張倩倩吳江沈君庸葉夫人能詩
紈紈吳江人工部主事葉紹袁之女高安知縣袁儼之媳元元紈紈侍女
又名新干姍姍錢塘盧生愛姬陳素素揚州妓妻生所遇

國雙名

外國雙名者回回蠕蠕丹丹鄯鄯佛佛貴
州夷人一曰羅羅見一統舊志西伯昌滅阢阢
竟營國見史記宋世家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
之地見後漢書外戚傳海外有汶汶國見代醉編

神雙名

人身中神雙名者六心中神衣赤衣長九寸冠九德之冠着絲瑲之幘名曰呴呴㕣虛肝中神衣青衣長八寸名曰藍藍膽中神衣白衣長三寸名曰護護脾中神衣黄衣長六寸名曰裨裨胃中神衣赤衣長五寸名曰旦旦腎中神衣黑衣長四寸名曰漂漂見太清眞人絡命訣林林央央俱山神名

鳥雙名

鳥雙名者青丘灌灌崇吾蠻蠻栗山羅羅又行扈唶唶借宵扈嘖嘖按灌灌或作濩濩狀如鳩佩之不惑蠻蠻狀如鳬一翼一目相得乃飛爾雅作鶼鶼禽經載鸓鸓之智不如鸞周周之智不如鴞又鳳名足足見辟道衛文鶡鶡旦 謂之鶡鶡見方言洪洪冠雉即鸐雉也秩秩海雉如雉而黑見

爾雅燕燕乙鳥也見詩註老扈鴳鴳見左傳註來來卽鷲也李歸唐詩惜萊來歲月深鸍鸍音施鷙鳥也見詩韻音釋鴃鴃切鳥郎貉鳳也見詩注疏啗啗鷃鶅名見爾雅翼一作鸛也兜兜形似鴝鵒見五色線雙雙鳥名見公羊注甲甲鳥名見乎亭閒語

獸雙名

獸雙名者招搖狌狌姑逢獙獙獙音敝全藻軨

軨泰山狪狪音同泰獻猭猭音吉霍山朏朏音蕾
放一一作作獓獓臯文文南海猩猩北海蛩蛩又
有青獸曰羅羅雲南人呼虎亦曰羅羅[illegible]
亓記麟白般般見薛道衡文譙明山有獸曰
㹋㹋狢狀山有獸曰從從礘音齊山有獸曰
峳峳音攸蹢音昭偶山有獸曰精精南海外有
獸曰雙雙叔獸獡音凾有黒蟲如熊曰猎猎
鴞音狒狒王會圖作費費又作髴髴鷃鷃小滿

見本草禺禺貑音猴屬又名雲雪亦猴屬

魚雙名

魚雙名者剛山蠻蠻洛水庸庸一作鱅鱅揚州禺禺山海經載泳光山鰼鰼音習之魚少咸山鯖鯖之魚跂踵山鮯鮯之魚又庚氏穴池養魚以木爲凭欄登之者憑欄投餌其聲堂堂魚必踴躍而出辛氏之池不必投餌但聞歔欬之聲魚亦出是庚氏

之魚可名堂宰氏之魚可名萊萊見化

蟲雙名

蟲雙名者蟏名蜻蜻見詩綴注螳螂謂之蚱蜢見古詩蚤蝨古辭蟲名各有兩首見山海經隊隊形如壁虱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夷及緬甸諸國多有之夷婦有不得於夫者飼於枕中則其情自洽合士官目把及富夷之妻不吝金珠易之見游宦餘談

俗言出處

里巷長談本於史書者甚多俗言不中用出史記秦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酒闌歌罷酒闌見漢高祖本紀闌謂希也言飲酒者半去半在也又一敗塗地及無賴俱見高祖紀中高祖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爲人出史記樊噲子荒侯

市人病不能爲人瓜分天下及攻毛求疵
俱見前漢書罵人曰老狗出漢武故事上
常詰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嗛
之未發也遺腹子見前漢昭帝紀鄙人之
庸賤者曰小家子出霍光傳四分五裂見
張儀傳如坐針氈見晉書杜錫傳不痴不
聾不成姑公見宋書又唐代宗荅郭子儀
語不長進見宋書前廢帝傳人面獸心見

宋明帝紀相打見宋黃回傳回於宣陽門與人相打不耐煩見宋庾炳之傳又五代唐明宗將立后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見齊書王敬則傳儻來之物見梁書一勞永逸見北魏詔有疾曰不快見華佗傳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不作好事唐明宗

責王建曰 汝為節度使不作做好事遠水
不救近火出韓非子罵人曰雜種出前燕
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沒奈何張循王銀鑄
毬名金蓮亮制共靴極長取於便蹬足底
處不及指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靴謂之沒
下稍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
之名錯到底又人曰贖曰産轉售曰翻燒
餅見塵史打草驚蛇 南唐當塗令王魯事